

春分里的烟火味

胡红卫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这是欧阳修描述春分的一首诗。“春半”即是春分,九九过了,真正的春天才开始呢。风和日丽,杨柳依依,白日渐长,蜂蝶飞舞。站在窗前,远山迷蒙,碧水涟漪,春光一片旖旎。

春分,从春暖花开而来,又一轮生命轮回。时光清浅,站在岁月的阡陌上,拂一缕炊烟,捧一盏清粥,拌一碟柳芽,扎一只纸鸢。温暖了心扉,湿润了双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扔下书包,拿起风筝,呼朋引伴,奔向田野。泥土的气息,抽节的小草,恣意的暖风,喧闹的笑声。天空上,不一会就五颜六色了:拖着长长尾巴的小金鱼,挥舞金箍棒的孙悟空、忽闪着翅膀的花蝴蝶、摇着尾巴的小蝌蚪……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潇洒自如

地飞舞着。孩子们扯着线,欣喜若狂地迎风狂奔,仰望千姿百态的风筝。风筝带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扶摇直上,惹得人们驻足观望,拍手称赞,甚至加入其中。

这群洋溢着热情、迸发着激情的少年,就像这生机盎然的春天,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春天里给他们风的翅膀,翱翔蓝天,给他们花的霓裳,轻舞漫扬,给他们驰骋的原野,恣意徜徉。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三月的春天,是实实在在的,除了醉人的景色,还馈赠以美味。柳枝上的萌芽、香椿上的顶芽、枸杞蔓上的嫩梢;破土而出的春笋、鲜嫩翠绿的春韭、原野上的荠菜……数不胜数。每年春天,母亲总会给我们包几顿饺子:荠菜猪肉馅的、韭菜鸡蛋馅的,配上小葱拌豆腐、蒜泥蒲公英,再煮碗苋菜鱼片汤,

鲜美至极。

小时候,有一年春天逃学,又不敢在家呆着,只好和辍学的小伙伴一起到豆子地里挖生芽的黑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平时只能吃头一年晒干的白菜和萝卜条,能吃盘凉拌豆芽,都是令人向往的。结果被母亲发现,扔到猪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把我赶回学校。母亲从小家里穷被送人,没有读过书,所以不允许我们再成文盲。每每吃起这盘豆芽菜,就会感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总在心里感念母亲的英明。

三月的春分,是桃李树下的缱绻,是世间生命的轮回,是万物复苏的重生,是春风温暖的岁月,是春雨滋润的鲜亮,是春花绽放的簇拥,是春草草尖上的露珠,是春耕播种的希望,是你我岁月的烟火。

夫妻戏

蔡永平

我到医院半月,新冠肺炎疫情汹汹而来。医院紧急成立首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

主任刘丽带领我们写了请战书,摺下红指印。

名单公示,没有刘丽的名字。刘丽噘着嘴,板着脸质问赵院长:“院长大人,为什么不让我去?我参加过小汤山非典阻击战,经验丰富,而且我是重症室主任,职责所系。”

瘦高的赵院长推一下眼镜:“你身体不好,腰椎间盘突出!”

刘丽胸脯一挺:“小毛病,我能行。”

赵院长又推一下眼镜:“你家婆婆瘫痪在床,你老公出征,你必须留在家里!”

刘丽说:“我家小姑子可以照顾婆婆。”

赵院长说:“夫妻不能同时上一线,这是国家政策。”

刘丽说:“那我去吧。”

我老公基础疾病,免疫力没我强。”

赵院长连连摆手:“这是一场硬仗,还是由男人打头阵吧!”

“你这是成心作梗,不给我报效国家的机会!”刘丽杏眼圆睁。

我被刘主任奋不顾身的精神感动。王姐却嘴一撇:“他俩是夫妻,演戏哩。一线医护人员感染了很多,谁真心要去那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地方!”

一个月后,医院组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刘丽写了请战书,摺下红指印。

王姐悄悄对我说:“又演戏哩,准定是不去的。”

公示名单,第一个是刘丽。我们嘀咕,这是演哪出戏?

刚到武汉医院,刘丽就对迎出来的赵院长说:“我来了,你回去吧。”

原来,他们夫妻是轮番上一线。

在一首诗里为你祝福

陈海金

集结!集结!疫情就是命令
一抹抹白色的身影
汇成黎明的曙光
射向江汉大地上厚厚的愁云
一个个平凡的名字
筑起一道严密的防线
面对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亲情的烟花
一遍又一遍在内心绽放
使命的召唤
一遍又一遍在耳畔回响

勒出深深的印痕
这仁爱与坚强的标志
诠释着生命之重
与病毒赛跑,与死神拉锯
健康的舵手
把方舱驶向蓬勃的春意

挺进!挺进!救援就是天职
一个个白衣天使
以医疗、科学、专业为武器
在荆楚大地
谱写抗疫奋战的壮举
一张张善良的脸孔
被口罩和护目镜

加油!加油!防控就是责任
逆行而上的白衣战士
你可知,窗前的木棉又开了
张望着冷清的街道
这个春天,我不关心花期
只盼望英雄的凯旋
我知道,我只能宅在家里
甚至躲在口罩里呐喊鼓劲
如果你听不见
就在时光的信笺写一首诗
让祝福
在诗行里拔节新的希望

庙源溪上新大桥

胡江丰 摄

乡间小路

刘思来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彩云是晚霞的衣裳。”街边传来熟悉的旋律,把我的思绪带上了故乡。

乡间小路,是无名之路,弯弯曲曲分布在村子里,像一张随意而成的蜘蛛网。没有高深的设计思想,淤泥的路面,杂草在两旁生长,人们在实际需要中,逐渐形成的阡陌交通,就像村民一样朴实。

我曾在故乡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贪玩的我们,放学后总不会忙着回家,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玩。村头的路最宽,弹杏核、跳橡皮筋、拍火柴皮、打弹珠、滚铁环、捡石子……那是多么快乐而短暂的时光啊。有时候,我会蹲在小路旁,看蚂蚁搬家或者蜗牛走路,前所未有的专注,等起来的时候,脚已经发麻。

乡间的小路弯弯曲曲,最后汇聚到村头,伸向远方,那时候父母教育孩子最常说的话就是:你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去外面的

世界看看。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父母也答不上来。次数多了,孩子们开始对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有时候我捣蛋累了,就会坐在小路旁,看着路的那一头发呆:大山那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住着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边的小朋友会不会好奇我们这边?

那时候父亲总是给我讲故事。父亲说,天上有人,地下面也有人。天上的是竹竿人,地下面的是扫把人,用鸡蛋壳挑水呢。那鸡蛋壳他们是怎么系在扁担上的?我好奇地问道。用绳子啊,父亲答道。那天上的用什么挑水?我又问道。用你的脑瓜壳,父亲说。我看到山那边的时候,总是很好奇:走出山后,会不会越走越矮,遇见扫把人呢?那他到底是啥肤色的呢?小孩子会不会被我踩到……这种好奇心总是让我时刻胡思乱想。一想就是一整天,所以村子里的人认为,我脑袋有问题,有点傻。农村很多事情都能够跟路联

系起来,干活叫“活路”。老人常说,活路活路,活着就有一天的路。吃东西没吃够叫没吃到“理路”。在教育我们的时候,也常常说:人生是漫长的路,要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才能走得远。我们每天上学、玩耍、干活,似乎都离不开路。再加上好奇心,那时候总想,一定要走出乡间小路,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后来,上中学,上大学,人生就像事先设置好了似的,果然遂了父母的心愿,走出了大山。每年过年回家,父亲看着乡间小路感叹道:人总是矛盾的,以前希望你们走出大山,越飞越高,现在反而舍不得你们走了。我在一旁沉默:是啊,曾经我是多么渴望走出大山,逃离农村。苦苦在外面寻觅那么多年,最后才发现,自己的心仍然属于故乡的一草一木和父老乡亲。多想每天清晨陪父母走在乡间小路上,呼吸新鲜的空气,听山间的风,喝山里的泉。



古村新景

胡江丰 摄